淡江時報 第 1170 期

**【專題】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首獎特輯／【散文首獎】張嘉恬隨心走筆 在文學世界成為自己的女王**

**趨勢巨流河**

【記者吳沂諠專訪】就讀西文四的張嘉恬，來自台南，表示「嘉」族中有不少喜歡嗜好「恬」食的人。受到家庭氛圍的影響，從中啟發各種靈感，並將親情方面的生活經驗串起來寫入文章中，自己總是在家中扮演察言觀色的角色，發現每位家人之間的相處都有「矛盾點」可以寫，因此將家人間的愛恨情仇鑲嵌成一行行的文句、交織成一篇篇的文章，並加以描述人物的言語、聲調、表情，增添其中的高潮迭起。對心思綿密細膩的張嘉恬而言，寫作已成為抒發心情的絕佳管道。

<br />

　「『寫作』這件事很奇妙，一開始總是毫無頭緒，但過程卻使我十分投入！」張嘉恬分享，自己從小就養成不斷寫作的習慣，還額外抽空報名作文班，並在國中階段就開始積極投稿文學作品，每當自己進入一所新學校時，都會查詢和寫作相關的比賽項目，自己過去在文藻大學就讀時也曾榮獲文藻文學獎小說第三名、小小說第三名、新詩第二名，以及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散文組優勝。張嘉恬笑著回憶，過去的自己曾經一廂情願地追求過一段感情，最終卻換來不如意的結果，因此將自我豐沛的情感，在私底下寫了將近七萬字的小說，在文學世界裡她可以成為女王：「我想要讓它怎麼發展就怎麼發展。」

　「我喜歡寫平實的生活」她對隱喻、諱澀的文風完全無感，曾經愛上王小苗、顧城、海子等作家的新詩，都是平實又有感，如果文筆有成熟的傾向，肯定是曾經加入文學性社團，潛移默化的緣故。而最近對於「神秘學」的研究，占星、塔羅牌，讓她寫出「拜拜完的食物都會少一個味道，因為靈魂真的來過。」這樣詫異又詭譎的句子來。「我常常作夢。」她的好奇心讓她接納了更多的可能，包括營造神秘氛圍，多一層隱喻，增加延展性，一個伏筆，「好像是一個背書，你講什麼都沒關係，它就是一個夢啊！」〈嗜恬〉的結尾寫到「夢裡的孩子掉了牙」就有神秘學的味道。她說靈感來自小時候聽說傳說，夢見掉牙就是父母要死掉，「四月下雨自己開車去拜拜，想很多事情。」讓她向讀者埋下了伏筆。

<br />

　升大三那年的暑假轉學來淡江，來到淡江，眼前的山河美景讓她豁然開朗，高高低低，高低差就會不一樣，風景就不同，走一走就餓了。遊歷校園，很開闊很多樹，有很多椅子可以坐下來，坐在驚聲廣場看日落，「光是圖書館坐個透明電梯就看到海。」反而比較少動筆。刪除手機裡的社群軟體，她開始參加水上救生社，爬山、游泳、騎車玩北海岸、夜遊。回想起來，這一年反而沒有太多的作品。「愈不快樂的時候愈有東西可以寫」，她笑著露出虎牙和小梨渦，單純的像個小孩，令人難以和她成熟的文筆聯想在一塊兒。

<br />

 這學期張嘉恬成功申請至巴拉圭實習，唸西語系看似與她的創作之路沒有交集，但對於感情細膩的她，誰說不是展開了一扇跨語言的創作之窗？

<br />

#### 【第39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首獎作品】嗜甜／西語三 張嘉恬

 清明時節，天是灰的，雨是細的，連續做了兩天夢的大腦，想起了今天是祭祖的日子。

<br />

 三十五過後變得很不長記憶，比母親那時足足早了十年。幸虧工作上的事還記得來。也是，混了十幾年的圈子怎麼叫記憶不長好？但其餘的，似乎也就是隨著節日，被動地倒數一年的消長了。

<br />

 和姨約好了上市場，捎去一通電話，我們在四海豆漿合吃一套燒餅油條後才動身。

<br />

 四月的早晨清冷，上星期起外出就都得帶著傘，唯一一件米褐色長背心就這樣陪著自己在辦公室和家裡奔走。

<br />

 奔，那樣歡快的字眼，不知為何，總使我想起馬蹄聲。最後兩筆畫恰似馬兒踢踏的雙腿。馬鞍的鬃毛上汗滴粼粼。馬兒在無止盡的荒野狂奔。

<br />

 「買個豆皮。」姨說。

<br />

 「哪種的？」

<br />

 「煙燻。」

<br />

 「煙燻的好，我也愛。」多拿一盒，晚上找姨來下酒菜。

<br />

 市場人多，儘管已到了歐巴桑的年紀，始終學不會阿莎力地喊價。在這種時刻，做一個優雅的歐巴桑竟也有些格格不入。

總歸是太少出門買菜了。

<br />

 工作總是不知不覺拖到晚餐後，吃習慣了夜色配飯，連開伙煎顆荷包蛋都像什麼大費周章的事，住家樓下的便利商店，於是成了陪我趕企劃的好朋友。

<br />

姨不是。從來都不是。

<br />

 只要有雞湯喝的日子，都是姨拿來的。她用她那小提鍋，煲剛剛好兩餐份量的湯，若是我不在家，她便寄放在警衛室。

<br />

 香菇雞、麻油雞、大蒜雞、九尾雞、烏骨⋯⋯什麼東西現在都貴了，我不准她亂買，當然她也同樣看不起便利商店裡的冷凍雞湯包。

<br />

 今日的廚房又要歸她，一路忙到十點，總共五菜一湯。姨講究，雖然嘴巴裡說簡單弄弄就好，但我媽愛吃的那幾樣都沒少，又是涼拌又是過炒，倒是我就像廚房裡多出來的那一個。

<br />

 正想著，姨往菜籃裡丟了一大把空心菜、一根苦瓜⋯⋯天啊，苦瓜，我得叫她自個兒帶回去吃。一片冬瓜被拿起又放下又翻面又近看了半晌，同樣在一旁香菇堆東翻西找的歐巴桑勸她就拿起來吧，都是人家菜販一早就去新鮮現批的。

<br />

 結帳時一共是三百五十五，幾年來這個時節的菜價並無太大改變，薪水也是。

<br />

 錢會薄。父親可能還是那句話。但該花就花，然後大氣地追加一大朵白花椰，儘管花裡的小蟲兒都不是他在挑。

<br />

 我呢，既然連煎荷包蛋都懶了，也有些時日不曾挑過花椰菜。

<br />

 母親過去拜外婆大抵也是這樣，炒茄子、四季豆拌木耳、蘿蔔炒蛋、幾樣水果，十分家常。

<br />

 去程時在路上買杯拿鐵，因為外婆嗜甜，必須點嚇死人的半糖。

<br />

 回程時那附近有個張家燒餅饅頭，他們總會買一袋，吃不完就冰起來，好幾個早上都可以蒸來烤來吃。

<br />

 「呀！這鴨腿燒的多漂亮！也適合下酒哪！」姨不知何時，已經晃到熟食那排。在這裡買的，十個有九個最後都進我家，畢竟姨一個人，也吃不了多少。

<br />

 我則跑到市場裡生意最旺的春捲小販那，看他們 俐落地包餡、束口、找零。這間春捲店從我有記憶以來，排隊就排得嚇嚇叫，還登上外媒報導過。過去利索地包著餡料的老面孔，如今都變成穿著時尚的年輕人，客人來來去去，桌上那盒花生粉倒讓我想起什麼。

 「老闆娘，三捲。一捲糖多點，兩捲不要糖。」春捲似乎和拿鐵不太配，但清明時節，總是應景。

<br />

 母親這些年來也喝了不少半糖拿鐵了吧？和素菜也是怪異的組合。

<br />

 我也嗜甜，或許是母族那邊的遺傳，只是晚年覺得母親真的喝太甜了。

<br />

 「你這刀該磨磨了。」

<br />

 「反正也不常用。」我洗去空心菜梗上的碎泥，漫不經心地回答。

<br />

 「丫頭你喲！」

<br />

 丫頭，父親和姨是唯二會喊我丫頭的人。每次被這麼一喊，都感覺自己變得好小好小，小到拳頭還像一顆石頭大小，被另一個掌心包覆，牽著我走過擁擠的夜市。

<br />

 被喚作多久的丫頭，就被護在掌心多久。

<br />

 我的確該找個願意收著我的傢伙了。管他高矮胖瘦，大齡未嫁本來就像老人斑，只會讓自己在人群中顯得突出。

<br />

 真可怕，父親那會兒總是說，等我一嫁，就把家裡的鎖也換了、鞭炮放下去，讓全社區的人知道。結果現在倒好了，我那把家用鑰匙上還有他送我的機車鑰匙，十八以後就這樣子圈在一起直到三十八。

<br />

「丫頭，你想什麼？煮水拌味噌呢！」

<br />

 我應了聲好，每到這種時刻，任何讓我在廚房有一點參與感的事，我都樂意做。褐色味噌像岸邊的細沙，自碗壁逐漸流失，和進碗底的旋渦

<br />

 姨一直都很好命，六姊妹裡頭數她嫁得最好。貸款什麼都不必她來，一輩子沒工作過，成天只需煩惱家裡清潔，於是便像隻勤快的馬兒，在菜瓜布和馬桶刷間來回、在曬衣架和流理臺間奔走，家中各個角落都乾淨溜溜。

<br />

 她還有大把大把的時間看做菜頻道。打掃、上菜市場、煮飯，小摩托車十分熟捻地鑽著人擠人的市場。

<br />

 那時候，姨和母親也是這樣。她們兩個女人肩並肩坐著，餐桌上有個鍋子，一鍋挑好的菜、一鍋菜根、一鍋母親挑完姨又挑了一遍的菜。我在客廳吃零食，一會兒就聽見嘩啦啦的水聲和抽油煙機轟轟轟的惱人聲音。接著一盤盤油亮亮的菜一一被端上桌。

<br />

 我想起老師說過，拜拜完的食物都會少一個味道，因為靈魂真的來過。

<br />

 但我記得那些被供在佛祖跟前的菜依舊下飯，也依舊是我熟悉的母親和姨的手藝，偶爾瞥見一點紅灰紅灰的碎片，大概是外婆在尋找哪一盤是自家兒女帶來的菜時，不慎抖落的香灰。

<br />

 而輪到我們這些「活人」進食時，外婆就在牆上相框裡看著，好在我們幾乎都把食物通通塞進肚子裡。

<br />

 我經常想，如果哪一年，換我替姨做飯，該準備些什麼？

<br />

 姨那麼挑，腸胃又不好，要是沒吃飽怎麼辦？不會托夢指定非哪個市場買的菜不可吧？

<br />

 會不會三炷香都燒完了，菜被灑了一地，姨不領情？

<br />

 想到這便覺得好笑，這一笑不得了，眼淚都逼出來了。

<br />

 車子行駛中，雨又下下來。姨倚著窗小憩。每踩剎車，那幾葉陶瓷小碟就挨著彼此打顫，彷彿初春的寒意也淅瀝瀝滲進保鮮膜來。

姨睡著了，我喚了她也沒醒。看來這次又不下車了。我只好代她點上她的那一分，並將茂谷柑、蘋果排排好，雙手合十。

<br />

 「明年開始不給你們喝那麼甜了，太不健康了吧！這個味噌我有幫忙做喔，畢竟自己住，還是會煮一點的。姨最近手又在抖，說是自律神經失調，味覺有時後也失靈。如果覺得菜偏鹹，多喝水不然就配拿鐵蛤！」

<br />

 然而我環顧供桌上各式各樣的餐食，有孔雀餅乾、鳳眼糕、乖乖⋯⋯，都是小時候的零食。難道離開這世界的人們，都會懷念香精和過多精製糖類的味道嗎？

<br />

 母親以前總是愛吃摻了焦糖的古早味布丁，冷凍裡也總會囤幾隻綠豆沙冰棒，年輕人愛的甜食，大抵上她都能接受，吃得比我還兇，但現在就不能再縱容她了。那會兒她是被什麼什麼癌搞垮的，我不希望她轉世投胎還自帶糖分。

<br />

 所以說到底，姨或許還是對的。吃得挑惕，活到呷百二。

<br />

 再一抬頭，觀世音斂目低垂，大殿和我這兩日的夢有幾分相似。

<br />

 第一炷香開始冒煙，我想起了夢的內容。

<br />

 那天是清明時節，天是灰的，雨是細的。夢裡的孩子掉了牙。夢裡的孩子痛醒了。

<br />

 夢裡的孩子吞了桌上的一把糖，夢裡的孩子睡著了。

<br />

#### 〈嗜恬〉評審摘錄

＊對話纖維化的應用非常有小說感，更容易挑動讀者進入情節，是較獨特的做法。場景好看，大量使用食物的書寫引人垂涎，並從中探討人際情感，引發思念之幽情，各式情感細節都藏在細碎的語調之中，是成熟到不得了的程度。(王聰威)

<br />

＊ 對話本身就是聲音，推動情節發展，可以彰顯說話人物的個性。整體的內容和形式等方向都不錯。但「你、我、他」和「人、神、鬼」之間卻無法找到相關的對應。 (李瑞騰)

<br />

＊能夠把自己的工作、家庭、生活俐落地交代出來，是教科書等級的示範。對「姨」個性和習慣的描述很細膩，並用「嗜甜」作為家族情感的串連，傳達了對逝去家人的思念。結尾也很不錯，「孩子」一詞究竟是指自己還是媽媽呢？厲害的作品就像如此，最後皆讓人有不同的解讀。(沈信宏)

